

沉醉奥克兰



量都是世界第一,和我们国家不同的是,新西兰的马是穿衣服的,即马背上要裹上衣服,这让我们感到很新奇,据说为了防止太阳照射使马得皮肤病。

新西兰由北岛、南岛和斯图尔特岛等几十个小岛组成,北岛多火山、温泉,南岛多冰川和湖泊,奥克兰在北岛,是新西兰第一大城市,人口占全国的1/3,是国家的经济中心,也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之一。因为是海湾城市,无论住在哪里,不出半小时就能置身美丽的海滩和迷人的

岛屿中。奥克兰有三张名片——千帆、火山、黑沙滩。大海环绕下的奥克兰有着“千帆之都”的美誉。王子码头、女王码头、库克船长码头在海湾中一字排开,码头上漂满了各式各样的桅杆,映着碧水蓝天,像是一个盛大的游艇展览。在这里,小的游艇和帆船的价格比一套房子便宜很多,个别刚移民到新西兰的外国人干脆买个游艇住在上面。听当地人说,比尔·盖茨的游艇也曾在这里停靠过。我们坐在港湾大桥下的咖啡厅里,一边喝着咖啡,一边欣赏周围的美丽海景和港湾中的帆船,真乃赏心悦目。

奥克兰城是沿着死火山口建造的,这里共有48座死火山。我们爬上其中一座叫伊甸山的最高火山,可以看到巨大的火山口,深有50多米,里面长满了青草,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站在山上举目四望,不远处就是奥克兰港,新西兰出口的货物多数是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的,在这里可以看到近海到远海的出海口。在火山口前有一座纪念碑和一个圆盘,上边标有世界主要国家首都到这里的距离,北京到这里是10407公里,真可谓遥远啊。

◎高德领



谈言亭

你算老几？

◎陈鲁民

近日,著名相声演员大兵通过网络发布视频,就其于发生交通事故时的不当言行公开道歉。原来,大兵在湖南省长沙市发生交通事故时,情绪激动,口不择言,大声质问处理事故的警察:“你算老几?”(12月3日中国新闻网)网民对此反应激烈,见仁见智,当然是指责声多。

“你算老几?”其实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时听到的一句斗气狠话,这一回,又通过一个文坛名人之嘴,进一步扩大了,引起了网络热议。一般来说,说这话的人都是有点地位的人,如领导对下属,名人对非名人,富翁对穷汉,大明星对小演员,老资格对菜鸟等,流露出的是对他人的鄙视、藐视和轻视。

与“你算老几”类似的,还有“你算哪根葱?”“你算什么东西?”“你有什么了不起?”等,可能是不经意地脱口而出,也可能是忍无可忍的迎头痛击,但不管以哪种方式来说,都挺伤人的。可能一下子就将对对方的自尊心打到地下去了,几天都缓不过劲来,甚至会记一辈子,所以,还是轻易不要对他人说这句话。毕竟人人都有自尊心,即使是一个乞丐,也不应该随意羞辱。记得相声演员岳云鹏说过,他在早年端盘子的时候,就曾受到一个顾客这样的羞辱,二十多年后仍记忆犹新,还不肯原谅那个伤他自

尊的人。

爱说“你算老几”的人,肯定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,有两下子,自我感觉良好,因而自己的权威和面子稍微受到侵犯,就会立即作出激烈反应。有一回,纪晓岚很热心地为朝廷提了一点小建议,不知怎么惹到了乾隆,他当场翻脸,恶毒地羞辱说:你算老几?朕以你文字尚优,故使领《四库全书》,实不过是把你当个能逗乐的戏子、小丑罢了。几句话让纪晓岚彻底寒透了心,算是明白了自己在主子心目中到底有多少分量。

人与人之间,在地位、名气、权力、金钱方面固然存在差距,但在人格尊严方面则是完全平等的,谁也没有资格去贬损、羞辱他人,谁也不能自视高贵轻视和蔑视他人。因而,越是某些方面高人一等的人,越是要谨言慎行、低调从事、宽容对人,表现出应有的教养和风度。千万不能以高人一等而显贵自居,说实话老百姓最不吃这一套,也对此最为敏感。你看不起一个普通交警,其实就是物伤其类,看不起所有的普通百姓,这也就是为什么网民们对大兵的一句“你算老几”反应如此激烈。

天不言自高,地不言自厚。那些自我感觉良好,动不动就与人理论“你算老几”者,理应羞愧自责才是。

□诗两首

◎雷灿领

秋冬春夏美

满地红叶秋将尽,冬雪掩映万物孕。
自有花蕾迎春绽,夏荫秋风皆洞魂。

雪中行

白雪纷飞天地寒,脚踏水溅雪吹脸。
天地自然美画卷,万枝梨花迎风旋。

船载梦向前

◎丁富国

黄河的波涛澎湃了上下五千年,
洗不尽民族的屈辱苦难。
中国的航船走过了九曲十八弯,
载不完英雄的壮美史篇。

斗转星移,
换了人间,
看我古老的中国,
又扬起了复兴的云帆。

旌旗舞,
号子声震天。
聚合力,
共济开大船。

穿云雾,战狂澜,
越暗礁,涉险滩,
风高浪急若等闲,
何惧万重山。

看我中华儿女,
全都是热血青年。
甩开脖子使劲地划哟,
心随船儿飞,
船载梦向前。



空山寂寂

心廊作

两道门

◎王留强

在某小区的侧向,并排有两家超市,都有前后门,前门通着大街,后门通着小区,小区居民方便了购物,也方便了出行。久而久之,超市的前后门成了居民出入的通道,到了上下班时间,更是来往众多,摩肩接踵。特别是到了下雨天,居民携带雨衣雨伞,搞得超市走道湿淋淋的。左老板对出入超市的居民依然笑脸相迎,热情不减。右老板初始毫无表情,后来竟一脸僵硬,厌恶之情赫然在目。居民都是眼神极好的主儿,冷热辛甘内心自知,谁也不愿因走个近道受人白眼。之后,大家就只走左家门,而右家门就无人问津了。

我也是图方便的一位居民,之前虽听传言说起两道门之事,终究不信,后来亲身一试试,果不其然,于是便也随了大流,弃右而尚左了。来往穿梭多了,总会随手买些生活必需品。一日雨后,我对左老板说:“谢谢你给大家提供了通道,要不我们来回得淋好多雨呢!”左老板说:“这我得感谢大家,看得起我才从这里走。”我笑笑而过。回头想想,一出一入之间,居民们虽然没买什么东西或买的很少,但给外人的直觉就是这店生意好,不然,为什么这么多人出入进呢?

过了几个月,果然不出众人所料,右边那家超市关门大吉。那两道门紧闭着,似乎在诉说着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。右老板已经远去,而故事里的我们,看似身在局中,其实仍置身局外。如果某一天,我是那位右老板会怎么做?也会那么目光短浅,只盯着路人的钱包吗?道路四通八达,方便都是相互的。为别人考虑,其实就是为自我考虑。为别人留条出路,其实就是为自己留条出路。

浮萍漂泊于水,那是一种幸福;浮云飘然于天,那是一种自由。而人生飘流于社会,则要另当别论了。飘流意味着不稳,不稳意味着移动,移动决定着东搬西挪。

挪过几回窝,记不清了;搬过几回家,也记不清了。那一回搬一回,都是折腾加折腾,疲劳加无奈。常言“一挪三不稳”,劳累腿脚还是小事,最怕的是劳累心智。

前些日子,看《北京晚报》上的一篇文章,说一个爱书如命的老头儿过世,儿子举家要到国外。房子卖了,家具卖了,老头儿的书,收拾一车子,有几百公斤,当作废纸,卖了不几个钱。还说了一句让我敬佩的话:该扔就得扔。

该扔就得扔。经典,大方,果断,慷慨。不吃饭,要米无用;不杀敌,要枪没用;不读书,要书弄啥用处。当然这位儿子,不是不读书,而是觉得把这些书弄到国外,纯属累赘和浪费。他做了一个老头子生前很难作出的抉择:该扔就得扔。

扔是什么,扔是舍弃,是摒弃,是抛弃,还需要勇气。我就缺少这个。每次挪窝,不管啥书,一本也舍不得扔。几本手刻油印的讲义,从四川背到陕西,背到北京,再背回河南。从草房到瓦房,从平房到楼房,从三层到一层,从这里再到那里,纸发黄了,字模糊了,舍不得扔。不说内容,光那字体就刻得好看,真功夫。我的舍不得扔书,缘于对书的感情。世世代代草根,穷得没有书读。“文革”时在中学里翻墙头“偷”过书,川大图书馆里,借书不还,几倍以上赔过款。早些年,无论走到哪儿,第一件事就是找新华书店买书。想想看,自己的书,不是买的,就是“偷”的,说啥也舍不得随便扔。40多年前,一次在我们外文系书记家里,还“偷”了一本上世纪60年代初的《散文特写选》,如获至宝,里面全是大家之作,杨朔的《长江三日》,方纪的《挥手之间》等等,可以说是当今的《古文观止》。2002年去成都参加同学会,又见到饶书记。我提起那本书,她笑容可掬说,送给你作纪念啦。这纪念的分量之重,颜值之高,情谊之浓,唯有我的心知。

我买的书,我“偷”的书,基本上与我的专业和混饭的职业无关,只是兴趣而已。然而,这好多年以来,我又基本上不

该扔就得扔



◎高准记

买书,因为买不起,又没有公款购书的资格,所以小书柜里总还是那些杂七杂八、来自天南地北跨越几十年的小书而已。《二十四史》《资治通鉴》,这系列那系列,这个传那个传,包装豪华,看着眼花,块头大如长城砖,实在让我望而生畏。也常有地摊卖场,盗版盗得鱼不鱼虾不断,书的可怜,书的呻吟,书的呼救,又每每让我心痛。早先一个朋友高价推销给我一套包装精美的《金瓶梅》,打开才知不是原著,从此更加坚定了不再买书的决心。然而,去年有一天,我突然在地摊上发现一本小书,清代李渔写的《笠翁对韵》,儿童启蒙读物,大有相见恨晚之感。封面上的一行小字就能勾魂:人生应该充满梦想,不能因生活的平淡而磨灭激情,因岁月的流逝而褪去色彩。书不在厚薄,言不在巧拙,我只相信这个。

日本有个书法家写了一幅字——人生识字忧患始,粗记名姓可以休。此话有点消极色彩,但也有点道理。不识字,就不会因书而苦恼。说了半天的书,还得说“扔”字。扔是什么,是分是别是弃是离,但同时又是进步是代谢是成熟。扔需要果断,我也缺少这个。你看那天地割舍,来得多么果决。天无割舍,无以呈春夏秋冬;地无割舍,无以现五谷丰

登。夏日炎炎使你疯长,秋风萧瑟让你结果,冬雪弥漫给你休眠,春光明媚再叫你鲜花盛开。有优胜就有劣汰,有弱肉就有强食,除旧方可布新。老叶落去新芽登枝,旧人故去新人出世,如此往复循环无限,书写着绵绵不绝的、自然与人类共生的曲折与波澜。

道法自然,人类在割舍中生生不息,社会在割舍中步步前行。前几天看运载火箭升空,一级一级脱落,最后整流罩脱落,这也是一种割舍,不脱落卫星就上不了天。这几年看院子里的那棵洋槐树,往上的同时,下边的枝杈却一层一层地干死,不死就往上传送不了营养,这又是一种割舍。看来,我说扔是进步,也许还有一点道理。说到这里,我又想起了《水浒传》里的高太尉,原有一帮子地痞无赖混混兄弟,一日当上太尉,断然与那帮子人绝交,且不说高的人品好坏,就这一点而言,他还真算个人物,否则水浒也就不水浒传了。

过了没多久,又要新年了。新年得有个新气象,我也该整顿整顿我的垃圾书屋了。向北京那位朋友学学,该扔就得扔。但是,不能扔的坚决不扔,对朋友更是如此。心如初衷,心地干净,自然心安理得,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幸福。

生活的悲喜剧

◎曲今敏

前几天,因为狗狗走丢,两个儿子千里迢迢赶回来,撞破了我潦草不堪的日子。漫儿说:“妈妈,你不该过这样的日子,实在让我心疼……”

星星推荐赵雷的歌,特别喜欢那首《画》。摇滚的旋律,很真诚,很家常地诉说着心事,雨点落在稻田里,我荒芜已久的心被砸得坑坑洼洼,莫名的忧伤让人久久无语。我不是歌者,我也不停地画,用文字。如果没有这梦的涂鸦,我的私人天空哪来的月亮?

谁也逃不开家常,所谓的道德高地和家国情怀,若是抽掉了市井的家常,都只不过是戏台上的粉墨冠带,水袖舞得再行云流水,也比不得天下娘亲的粗衣棉衫。想我对一日三餐的敷衍潦草,不只是因为一个人过日子没情没趣凑合,究其底,还有拔着头发要上天的心魔让我找不着北。

“为寂寞的夜空画一个月亮/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/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天窗/再画上一张床/画一个姑娘陪着我/再画个花边的被窝/画上灶炉与柴火/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……”现实却令人悲伤,“我没有擦去争吵的橡皮/只有一支画着孤独的笔/那夜空的月也不再亮/只有个忧郁的孩子在唱。”在北京某个破旧的四合院中,赵雷和父亲挤在一间小房子里,他固执着自己“画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/悠闲的人从没心事。”这是他的梦想,也是无数人的桃花源。

可是,人怎么能没有心事呢?不过,尽管我们身处朝九晚五的序列,但是挣钱养家的工作之余,从职场到商场再到菜市场,只要没有太大野心,又付得起生活的账单,总会时不时遇到叶落花开、看见日落月升的闲情与闲趣。无奈生活是好天使也是恶婆婆,总有变脸的时候。比如说,医院不是为别人家开办的,自己或是家人免不了也要进进出出。比如钥匙丢了,钱包被偷了,职称没评上,孩子成绩滑坡等等等等,只要摊上一件,别说悠闲,连正常的平静也没有了。站

在十字路口,仔细打量匆匆忙忙上下班的人,吹着口哨神采飞扬的少,各怀心事一脸灰蒙蒙的多。悠闲,充其量,不过是浑浊的生活偶尔裂开一个缝隙,让风和阳光漏几缕下来而已……

我喜欢赵雷起自灵魂的歌唱,仿佛一阵风吹过市井。他的歌声发自尘埃,话语平常,却因为携带了歌者的心事,让我想起食指的《相信未来》,想起杜甫的广厦千万间。

因为母亲住院,因为水管总是跑水,因为忘记关火,让新买的锅和锅盖融为一体,我被接踵而来的烦心事烘烤得焦头烂额。儿子们回到家,终于有了可依靠的肩膀,我索性把自己扔在床上,扔在赵雷的吉他的声里,一任他的歌声把我抛起又卷回,慢慢地身心泛起光泽回归安静,我得以重新评估这段日子:

母亲出院了,三姐弟日守夜护的辛苦成为又一片“绿岭和青坡”,不是画的,是真的。丢了的狗狗找回来了,数不清的热心人在网络上传递讯息,这将成为我永不磨灭的温暖记忆。孩子们千里驰援,商量好了一样,进门就把我抱在怀里,为我擦去眼角的泪水,悉心理顺我乱草一样的头发。在家不到两天,漫儿为我网购了骨贴、口罩、药物和一应日用品。临别,两个人又把住宅附近有外卖的餐馆、酒店尽数存进手机,叮嘱我:“不想做饭就发微信,我们给你叫外卖,老妈你腿不好,不要下楼上楼来回跑了。”

这就是人间最真实的悲喜剧,“画上灶炉与柴火/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。”

